



新课标系列名著导读

我亲爱的甜橙树

sweet orange tree

(巴西) 德瓦斯康塞洛斯 / 著 师传宝 / 译

语文
特级教师

权威推荐

让孩子爱上经典

★★★★★

提升学习兴趣，培养阅读与语文写作分析能力

教育部指定中、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

依据人教版中、小学语文教材标准编写



海潮出版社
Hai Chao Press


新课标系列名著导读

我亲爱的甜橙树

My dear sweet orange tree

(巴西) 德瓦斯康塞洛斯 / 著 师传宝 / 译



 海潮出版社
Hai chao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亲爱的甜橙树 / (巴西) 德瓦斯康塞洛斯著 ; 师传宝译. -- 北京 : 海潮出版社, 2014. 7

(新课标系列名著导读 / 毛继东主编)

ISBN 978-7-5157-0663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德… ②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巴西—近代 IV. ①I777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7075 号

书 名：我亲爱的甜橙树

作 者：(巴西) 德瓦斯康塞洛斯

翻 译：师传宝

主 编：毛继东

责任编辑：王惠平

特邀编辑：邴钰惠

封面设计：宋双成

出版发行：海潮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

邮 编：100841

电 话：(010) 66969738 (发行) 66969736 (编辑) 66969746 (邮购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142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57-0663-4

定 价：18.8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

中国当代语文特级教师权威推荐

《新课标系列名著导读》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毛继东

副 主 任：李正荣 王土荣 孙 宇

编 委：牛锡亭 王来平 钱金涛

何立新 江洪春 窦桂梅

阮晓丰 李学红 田永红

郭 峰 赵 海 樊晓花

执行编委：王惠平 徐运全

丛书策划：徐运全 王惠平

导 读

为名著导读实在是一件艰辛又不讨好的事。名著展现的要么是宏大精深的思想，要么是浩繁复杂的材料，要么是跌宕起伏的生活，要么是曲折离奇的叙述。驾驭它们需要极深厚的功力，稍不留神，就会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。但面对中小学生读者，我们还是有必要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引领。由于时空变迁，许多名著离他们较远，与学生生活不太搭界，以导读破除接收和消化的障碍不失是一种选择。

导读将力求全面展示和概括作品的整体面貌，突出故事或思想的完整性。与此同时，作品的内文经过缩编或节选而成，二者难免在叙述半径上有出入。读者朋友可以透过导读概览全貌，之后进入作品阅读。读完以后再回到导读反观全貌。导读权当行路的拐杖，要利用它切不可依赖它。

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（José Mauro de Vasconcelos，1920 ~ 1984）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。由于家境清贫，自小便被送至亲戚家寄养。10岁时，小约瑟已经开始阅读巴西作家的小说作品。中学毕业后在医学院念了两年书，但旅行和冒险的欲望促使他日后遍游巴西全境，从事各



1 我亲爱的甜橙树

种工作，包括拳击手、搬运工、渔夫、小学教师、服务生，并深入内地与美洲原住民为伍。德维斯康塞洛斯 22 岁开始写作。1962 年发表的《我的独木舟罗辛哈》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，16 年后发表自传性质的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，达到他的创作高峰；本书只用了 12 天就写作完成，迄今已发行全球 13 个国家，销售超过 200 万册。

德维斯康塞洛斯一生著作共 21 部，包括小说、短篇故事和作品选集；其中一部分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或舞台剧。除了写作之外，他还身兼新闻记者、广播节目主持人、画家、模特儿和演员。他曾参与电影演出并获奖。

这是一个构思了 42 年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仅用 12 天就写成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让数亿读者感动落泪的故事。

在作家的故乡，曾三次改编成电视剧，一次改编成电影，2000 年到 2009 年，图书再版达到 116 次；而韩国版从 2003 年到 2009 年重印了 38 次。它就是巴西著名作家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的代表作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。

这是一部有着自传性质的儿童小说，作家精确地“模拟”一个 5 岁男孩的口吻，记录了一段温馨而伤感的生活片断。

5 岁的泽泽聪明而早熟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识字，他的伯伯甚至认为他会成为《圣经》中的“泽泽”那样的伟大人物。然而，由于家庭贫穷，爸爸失业，妈妈和姐姐不得不进了工厂，圣诞节不仅没有礼物，连像样的食物都没有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恶作剧，他成为家里人的“出气筒”，经常挨打挨骂。

这个天性敏感的男孩，喜欢美国西部电影，喜欢唱歌，总是在自己的

“幻想世界”里排遣生活中的不如意和委屈：蝙蝠是他的好朋友；后院被他分成了三个冒险乐园；他甚至发现了一棵“会说话的甜橙树”，每当挨罚的时候他就去找甜橙树聊天。虽然承受着太多的家庭暴力，但他却温柔地对待其他人：耐心地照顾小弟弟；把老师给的点心与别的穷孩子分享；因为觉得伤害了爸爸，就空着肚子上街擦皮鞋挣钱给爸爸买烟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了“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”——葡仔。葡仔曾是他的“敌人”，因为扒车，葡仔曾经狠狠揍了他的屁股，他也发誓要“杀了他”。但因为淘气而伤了脚后，细心的葡仔把他送进了诊所，还帮他出了一个“逃学的好理由”。后来，他悄悄地去寻找葡仔，跟他谈自己的种种奇思异想，跟着葡仔一起去郊游。葡仔取代了那棵“小甜橙树”，成为他最想念的倾诉对象。这甚至引发了那棵会说话的小甜橙树的不满，因为它无法参与泽泽和葡仔的那么多好玩的活动。

他发现，原来现实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温柔与爱，他因此变得“对一切都温柔”，他也不再搞恶作剧了，他的姐姐甚至觉得他已经“变成了另一个孩子”。但就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，坏消息突然来临：先是因为修路而要砍掉小甜橙树，接着葡仔突遇车祸。那个幻想世界中的爱，那个现实生活中的爱，都突然地离开了他。泽泽因伤心过度而发烧昏迷。有一天，小甜橙树突然来到他的窗外，带着自从搬家后就没再见过的那只蝙蝠，还有美国西部电影中的明星们的各种宝贝。这其实是一次告别，与“幻想世界”的告别，与童年的告别。

泽泽终于康复了，小甜橙树已经开花，变成了一棵普普通通的小树；后院也已经没有了，亚马孙森林没有了，没有了狮子和黑豹。泽泽虽然已经不再相信那个“幻想世界”，但面对小弟弟的询问，他还是把“幻想世界”留给了路易斯：黑豹去亚马孙森林度假去了。



I 我亲爱的甜橙树

“人的心是很大的，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。”

“当你停止喜欢一个人，他就会在你心里慢慢死去。”

“请把我买走吧，这样家里就会少一个人吃饭，如果觉得贵，也可以分期付款……”

作者在48岁时以温情之笔写下这个自传性质的故事，宛如寄了一封信给5岁的泽泽以及许多和泽泽一样经历过敏感少年时的人，充满了温情。



目 录

导 读 1

第一部 有时圣诞节出生的是小恶魔

第一章 小孩子是不是都退休了 1
第二章 有一棵会说话的甜橙树 12
第三章 当贫穷伸出冰冷的手指 24
第四章 飞吧，我的小鸟 47
第五章 皮蛋二重唱 64

第二部 当圣婴满怀悲伤降临

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 78

1 我亲爱的甜橙树

第二章 作敌人的朋友	87
第三章 葡仔老兄	98
第四章 纸球飞走了	110
第五章 卡洛塔女王陛下	120
第六章 温柔，点点滴滴	136
第七章 为国王献上一朵小白花	143
第八章 倒下的与站着的树	158
结 语	160
点 评	161

第一部 有时圣诞节出生的是小恶魔

第一章 小孩子是不是都退休了

我们手牵手走在街上，并不匆忙。托托卡在教我人生的道理。我很高兴，因为哥哥牵着我的手，教我东西。但是在家里他不教我，因为在家里我自己学，自己发现事情、自己动手做。我有时会犯错，犯错的结果就是被打屁股，直到很近的最近以前，都没有人打过我；但是后来他们开始逮到我犯的错误，然后一直骂我是小狗、是恶魔、是脏兮兮的胆小猫。我不要去想这些。

要不是因为在街上，我就要唱起歌来了。唱歌让我很开心。托托卡除了唱歌，还有另外一项本领：他会吹口哨。虽然我很努力学，却吹不出来。他安慰我说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还没有会吹口哨的嘴。既然不能大声唱出声，我就在心里面唱。听起来也许有点奇怪，但是很有趣喔。



1 我亲爱的甜橙树

我记得妈妈唱的一首歌，那时在我很小的时候。她蹲在洗衣盆旁边，头上绑着头巾，腰上系着围裙，拿硬硬的肥皂在水中搓洗衣服，把手浸泡在里面好几个钟头。然后她把衣服拧干，晾在晒衣绳上，再把绳子绑在竹竿上。所有衣服都这样做。她帮福哈博医生家洗衣服贴补家用。妈妈又高又瘦，但很漂亮。她的皮肤是棕色的，头发又黑又直，放下来的时候长到腰际。她唱歌，我在旁边跟着学，感觉真好。

水手，水手
悲伤的水手
为了你，
我愿意明天就死去……
海浪滔滔，白沙簌簌
水手远洋
我心随之
水手之爱
半日之爱
船将起锚
远洋我的爱
海浪滔滔……

一直到现在，那段曲调还是让我满怀说不出的悲伤。托托卡扯了我一下，我回过神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，泽泽？”

“没事，我在唱歌。”

“唱歌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那我一定是耳朵有问题了。”

我不说话。难道他不知道可以在心里面唱歌吗？

我们来到了里约——圣保罗公路上，上面开着各式各样的车子：卡车、轿车、货车、脚踏车。

“听好，泽泽，这很重要。首先我们要仔细看：先看这一边，再看那一边，就是现在，跑！”我们跑过马路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

我很怕，但是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再练习一次。然后我要看你是不是学会了。”我们走向对面。

“现在你自己过。别害怕，因为你是小大人咯。”

我的心跳加速。

“好，冲！”

我冲到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停了一下，等托托卡打手势我才回去。

“以第一次来说，你做得很好咯。但是你忘了一件事：你要先看看左右两边有没有车子，我不会永远在这儿打手势给你看。回家的路上我们再练习一下。现在走吧，我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”他牵起我的手，我们慢慢走着。我想着要说的话。

“托托卡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是懂事的年纪吗？”

“你在讲什么鬼话？”

“艾德孟多伯伯说的。他说我很‘早熟’，很快就会长到懂事的年纪。”

我搞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艾德孟多伯伯真蠢，老是往你脑袋里面乱塞东西。”

“他才不蠢，他很聪明。我要当诗人，还要打领结，以后我要拍一张戴着领结的照片。”

“为什么要戴领结？”

“因为没有哪个诗人不打领结的。艾德孟多伯伯给我看杂志上的诗人照片，他们全都打了领结。”

“泽泽，不要他说什么你都信。艾德孟多伯伯有点疯疯癫癫的，他有时候会乱讲话。”

“那他就是狗娘养的咯？”

“你看，你就是因为爱说脏话才会被赏耳光。艾德孟多伯伯不是你说的那样啦，我只是说他有点疯疯癫癫的。”

“你说他会乱讲话。”

“这件事和那件事又没有关系。”

“有关系。前几天爸爸在跟凡塞维诺先生说话，就是和他玩纸牌的那个人。讲到拉邦先生，爸爸说：‘那个狗娘养的什么都乱讲话。’也没有人打他嘴巴。”

“大人说就没关系。”

对话暂停。

“艾德孟多伯伯不是……什么是‘癫’啊，托托卡？”

他指指太阳穴。

“他才不是那样呢。他人很好，教我很多东西。到今天为止，他只打过我的屁股一次，而且没有很用力。”

“他打你屁股？什么时候？”托托卡跳了起来。

“那一次我很坏。葛罗莉亚叫我去姥姥家，艾德孟多伯伯想看报纸，但是找不到他的眼镜，他发疯似的拼命找。他问姥姥，但是姥姥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他们两个都快把房子给翻过来。然后我就说，我知道眼镜在哪儿，如果他给我钱买弹珠，我就告诉他。他从背心口袋摸出一个多索说：‘把眼镜拿来，这个就给你。’我打开洗衣篮把眼镜拿出来，然后他就骂我：‘就是你干的，你这个小混蛋。’他打了我的屁股，那个多索也没有给我。”

托托卡笑了起来。

“你去那边是为了怕在家里挨打，结果还是挨了打。我们走快点吧，否则永远也到不了。”

“托托卡，小孩子是不是都退休了？”我一直想着艾德孟多伯伯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艾德孟多伯伯说他退休了，所以他不用工作，市政府就每个月给他钱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小孩子也不用工作。他们吃饭、睡觉，然后从爸爸妈妈那边拿钱。”

“这跟退休不一样，泽泽。退休是一个人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，长出白头发了，走路像艾德孟多伯伯一样慢吞吞的。我们不要再想这些复杂的事情了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跟他学东西也没关系，但是别把我扯进去。你就不能和其他男生一样吗？就算你爱说脏话，也不要再往脑子里猛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然我就不带你出去了。”

听了托托卡的话我有点纳闷，不想再说话，也不想再唱歌了，在我脑袋里面唱歌的那只小鸟已经飞走了。

1 我亲爱的甜橙树

我们停了下来，托托卡指着一栋很普通的房子，白墙蓝框，门窗紧闭，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。

“我喜欢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？”

“搬家很好啊。”

我们从围篱的缝隙往里看，房子的一边有一棵芒果树，另一边有一株罗望子。

“你啊，什么都想知道，却没注意家里发生了什么事。爸爸失业了，对吧。从他和史考费德先生吵架被赶出工厂之后，已经过了六个多月了。你没发现拉拉开始去工厂上班了吗？你不知道妈妈要去城里的纺织厂工作吗？听好了，你这个蠢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存钱付这间新房子的房租。爸爸已经欠了前一间房子八个月的租金。你还太小，不知道这些令人难过的事。我很快就得去马斯餐厅当服务生，好贴补家用。”

他静了下来。

“托托卡，他们会不会把黑豹和那两只狮子带过来啊？”

“当然会。我就是那个负责拆除鸡舍的劳力。我会负责拆掉动物园，在这边重新盖一个。”他看着我，眼里带着温暖与同情。

我松了口气。幸好有托托卡，不然我就得发明个新游戏陪小弟路易玩了。

“好啦，你知道我和你是同一国的，泽泽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做到‘那个’了吧？”

“我发誓，托托卡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谎！你一定是和某个人学的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学，没有人教我学字。不然就是魔鬼吧，贾蒂拉说魔鬼是我的教父，在我睡着的时候教我的。”

托托卡被搞糊涂了。起初他捶我的头逼我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。

“没有人可以自己学会那些东西的啦。”

但是他也无话可说，因为真的没有人看到任何人教我任何东西。这是个谜。

我想起上个礼拜发生的那件事，搞得全家人都一头雾水。这件事要从姥姥家开始讲起；当时我坐在艾德孟多伯伯附近，他在看报纸。

“伯伯。”

“怎么啦，乖宝宝？”他把眼镜拉到鼻端，所有上了年纪的大人都这样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看书的？”

“大概是在我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吧。”

“有人五岁就学看书的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但是没有人会教这么小的小朋友的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学会看书的？”

“跟大家一样，上阅读课啊。从 A、B、C 开始学咯。”

“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学吗？”

“我知道的都是这样。”

“但是没一个人真的都是这样吗？”

他困惑地看着我。

“对，泽泽，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学。现在让我好好看完报纸。你可以去后院找找有没有番石榴。”

他把眼镜推回去，想要专心看报。但是我不肯离开。

“真是的！”